

人生讲义

树小也扛风

✎ 杨德振

院子里的那棵小榕树才两米多高，纤细的树干在风中轻轻摇晃，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它是我去年春天亲手栽下的，当时只有小拇指粗细，如今已经长出了茂密的嫩枝绿叶。隔壁的老张每次看到都要说：“这么小的树，风一吹就倒了，还不如种点花花草草或瓜果，可以欣赏，还可以采撷。”

我却不以为然。小树虽小，却也有它的倔强与独特。

记得上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砸在窗子上。我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见小榕树被吹得东倒西歪，细嫩的枝条几乎要贴到地面。可每次风势稍缓，它就会立即挺直腰杆，抖落身上的雨水和脏物，仿佛在向狂风示威：“你奈我何？”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早起来看它。出乎意料的是，小榕树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阳光下显得精气神十足。几片嫩绿的新叶从枝头冒出来，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倒是旁边那从月季花和芍药花，被风吹打得七零八落，花容失色，粉红的花瓣散落一地，与泥土融为一体，甚是让人惊讶和惋惜。

小榕树的倔强与韧性，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个子是全班最矮的。有一天学校要选拔队员参加小学生篮球赛，同学们都不敢报名，我自告奋勇报了名。同学们都笑话我：“你这么矮，怎么打篮球？连球恐怕都拍不起来呢！”可我就是不服输，每天放学后都在操场上练习拍球、传球、带球跨步上栏等基本功。功夫不负有心人，比赛那天的第一场球，没被看好的我居然一个人得了12分、抢断球8个；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我成了场上得分最多的队员，令队友们刮目相看，还获得了老师的表扬。时至今日，50多年过去了，我之所以还保持着对篮球运动的挚爱，每周坚持打两次篮球比赛，这可能与孩童时结下的某种情结有很大关联，也可能是那时“倔强惯性”的延伸和挪移。

我总忘不了，学校校长在篮球比赛得了第二名时在全校表彰会上说的一句话：“有些同学就像小树苗，看起来不起眼，但生命力特别顽强，不惧风刀霜剑，加之敢于拼搏，努力向上生长，结果是完全可以逆转颓势局面，迅速长成参天大树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看着院子里的小榕树，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稚嫩又挺拔的影子。

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有这样的例子。邻居王奶奶的小孙子，才上幼儿园就能背几百首古诗；巷口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做出的牛肉面却比大饭店的还要香；酒店新来的实习生虽然经验不足，但提出的节能减排方案总能让各位老总啧啧称赞。

小榕树在阳光下继续生长着。它的树影渐渐拉长，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几只麻雀落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开一场小型音乐会。我忽然明白，树小招风不是坏事。风越吹，它的根扎得越深；雨越打，它的枝叶越茂盛；连麻雀的踩踏，都仿佛成了它向上拔节的韵律。

现在，我依然喜欢站在窗前看这棵小榕树。它提醒着我：不要因为渺小而自卑，也不要因为年轻而怯懦。生命的力量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弱小的存在里，等待着在适当的时候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就像一句古诗词里说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世間，大能扛压，小亦能扛风，是一种生存优势和本领。

自然界，大树招风，屡见不鲜；工作中，人高马大，也可空见惯；最为不爽和痛苦的是，生活中有时树小也招风，名小也遭谤。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是一种人为行为，让人不可理喻。树小招风，往往是一些庸人、俗人、是非之人挑起矛盾、离间关系的“拿手把戏”，他们为了利己，排他，往往使用这种伎俩，自恃已能去损贬别人，搬弄是非。你即使是一棵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的小树，亦有可能招来暴风骤雨；他（她）们这些人说三道四，无非就是想打压你茁壮成长和健康发展，嫉妒和害怕你将来长成参天大树，其目的和动机非常丑恶。在人情世故和人际交往中，为什么那么多怨气、戾气、矛盾冲突产生和存在，其实多半与这种人的人品属性脱不了干系。

每个心地善良、心胸宽广、志存高远的人，不要理会这些阴风、怪风，笃定地过好自己的清静日子就行了。待自己长成参天大树，任何风也撼动不了你扎根大地的力量。到那时，风只能望而兴叹，或匍匐在你的脚下打转，绝不敢与你正面碰撞和死缠烂打。

树大招风，树小也招风，只能说明世事多舛，人心多变；所以，每个人要做的就是对任何世事都要看得通透，对“双刃剑”的厉害一目了然，知其利也知其弊，学会祛弊存利、化害为利；如此，才能显人生智慧和生命韧性。

书人书话

中国社会家族谱系的生动描绘

✎ 墨白

1948年6月间，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在解放古城开封突破新南门的战斗中，第71团尖刀连指导员董怀远不幸牺牲，他的战友胡世贵受其遗嘱，战后退伍来到了董怀远的老家黄河南岸的仲舒岗，并从山西老家接来了妻子和三个儿子，一起孝敬赡养董怀远年迈的母亲。董怀远的母亲在1952年土改时去世，胡世贵在回山西老家娶家堡前，把大儿子胡德渠入赘到仲舒岗娘家，做了上门女婿。

以上是孔羽长篇小說《土厚井深》（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版）的历史切入点，而这部小说故事的展开则是1985年改革开放前后，可见作者在选材上的独具匠心。这时，胡世贵已经去世，他的二儿子胡德润已成家立业。胡德润养育了三子一女，女儿胡荣妮已出嫁；大儿子胡荣海成了家，有了一双儿女；三儿子胡荣泉正在读高中，他的二儿子胡荣河30多岁了也没个对象，而更让他操心的是他的三弟胡德水。

胡德水50多岁，年轻时与本村的姑娘张樱桃青梅竹马，可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被媒婆主窦嗣秀的大儿子窦贤生横刀夺爱，后来窦贤生因事故死在煤窑里，胡德水虽然和张樱桃有心成家，但被窦嗣秀以张樱桃带着两个孩子为由，把两人的婚姻挡在了门外，胡德水生活得很不如意。就在这个时候，仲舒岗的大嫂姬万菊突然来信，说是大哥胡德渠腰摔坏了，正赶焦芝麻炸豆的季节，她里需要有劳力过去帮忙。胡德润、胡德水兄弟二人商量后，由胡德水带着侄儿胡荣河、胡荣泉从山西老家前往黄河南岸的仲舒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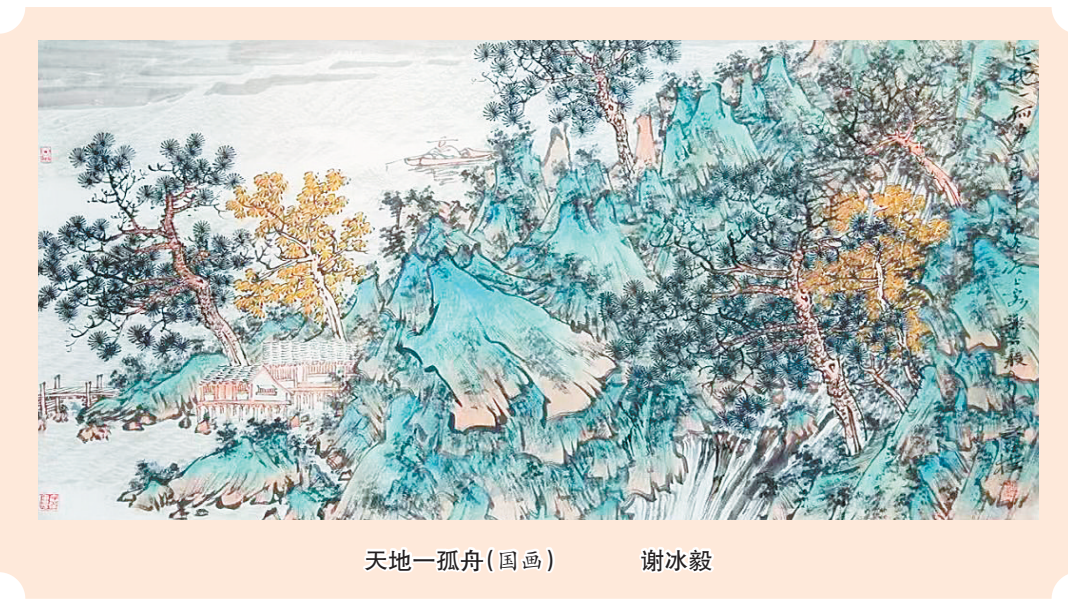
35年前，少年胡德水跟随父亲回到窦家堡时土地改革已经结束，全家人都因耕地和用水发愁，经过努力终于在窦家窑附近那得了一口庙坡井。可在眼下，在接到仲舒岗的来信之前，胡家赖以生存的庙坡井里的泉眼被窦家窑掘断了，胡家正在为

吃饭的用水而发愁奔波。可当胡德水从山西老家再次来到黄河南沿的仲舒岗时，最让他费心思的仍然是土地和水的问题。《土厚井深》从切入点的土地改革，到30多年后的土地承包制，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这就是《土厚井深》这部小说广阔的社会背景，胡氏家族无论是在山西老家，还是来到了黄河南沿的仲舒岗，都被土地和水所羁绊。

在《土厚井深》里，作者对现实中民众的生存现实与精神状况的呈现，依赖于对社会群体中的家族谱系的建构，而胡氏家族谱系则是小说中所有家族谱系中的纲领，在《土厚井深》里出现的所有家族都和胡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山西沁河边的窦家堡，窦嗣秀既是村干部，又是窦家窑的窑主。以窦嗣秀为代表的窦氏家族不但打破了胡德水应有的婚姻与家庭，而且企图主宰从仲舒岗来窦家堡说书艺人周常亮一家的命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常亮的大女儿周梅兰最终摆脱了窦嗣秀的控制，回到了仲舒岗和胡德润二儿子胡荣河恋爱成家；周常亮的小女儿周梅娟和胡德润的小儿子胡荣泉一起读书，虽然胡荣泉高考落榜，但他在复读时参军，最终和周梅娟走到一起，并以政府机关人员回到了山西老家接手窦氏家族煤矿的管理与经营。

而在黄河南边的仲舒岗，则以胡德水和大哥胡德渠一家为叙事中心。胡德渠入赘姬家，其后代一女二子都从了姬姓，大闺女姬邦美嫁给了与仲舒岗相邻的刘伶岗的刘长鸣，大儿子姬邦本跟着本村的姜木匠学手艺。姜木匠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姜海涛，外号姜小胆，和姬邦美是同学，二儿子姜海洋是胡荣泉的同学，后来他们一伙参了军。而姜木匠的妻子则是仲舒岗董氏家族的闺女。胡德水重新回到仲舒岗时，董氏家族的董仁



天地一孤舟(国画) 谢冰毅

荐书架

一句童言引发的集体记忆

✎ 王兆贵

搜索年度畅销书，漫画集《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竟赫然在列。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漫画书借用童言为书名，突出“反焦虑”“反内卷”主题，借助幽默方式缓解现代人的心理压力。记得小时候，对那些调皮且屡教不改的顽童，家乡父老会用一句口头禅斥责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家长们手持笤帚疙瘩或鸡毛掸子追着孩子打骂的画面，就像情景剧一样闪回。与此相对应，“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这句童言自带喜感，一看就充满幽默和反讽，洋溢着新新人类对家庭关系、成长记忆的调侃式回讽。

这个看似戏谑的漫画书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代人对中国式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的深层反思。首先是对“棍棒教育”的戏谑解构：书名用反讽的方式，消解了传统家庭教育中“暴力合理化”的逻辑，诸如“打是亲骂是爱”“打你是为你好”等。其次是对“代际创伤”的幽默化解：通过自嘲和段子，将童年可能存在的压抑感转化为可分享的“集体

连我自己也没意识到，唤起我青春文学梦想，拾起笔墨勾勒出生活中花鸟鱼虫和琐碎情感的，竟是一瓶透着暗红神秘色彩的香水。

初冬时节，落叶铺满巷口小径，暖洋洋的阳光透过泛着些许金黄色的树冠，泼洒在宽阔静谧的路面上，让人就觉得惬意而温暖。趁着周末闲瑕时光游逛商场，路过香水专柜，发现一瓶香水，叫“灵感之墨”。香水，不应该是花香甜果味才具备女孩子青睐吗？书香墨水味，我仿佛不用打开盖子，就已经被那种深邃又神秘、微苦干冽的气味浸染熏陶着，真有一种蘸点笔墨奋笔疾书的欲望和冲动。

记得小学时，作为班级优秀学生的奖励，学校给我发了一本硬皮笔记本，封面是我喜欢的淡蓝色，扉页用红笔写了漂亮的“奖”字。我把它用作阅读笔记，看到优美语句用工工整整地摘抄上去，积累沉淀成长岁月中的点滴过往。上中学后，班主任要求每名学学生写日记，第二天交给老师批改。我们几个好学生私下约定，每天日记不用打开盖子，就已经被那种深邃又神秘、微苦干冽的气味浸染熏陶着，真有一种蘸点笔墨奋笔疾书的欲望和冲动。

记忆”，弱化伤痛，突出共鸣。当然，这不是在讴歌挨打，也不单纯是庆幸，而是用喜剧的方式，让经历过的人获得心理释放。

长时期以来，亲子关系的博弈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书名隐含一种“反常的平静”，暗示孩子对父母情绪的不安揣测——爱通过打骂和恐惧来表达。大概率是“一代人的心理治愈仪式”。这本漫画书也引起了人们对“原生家庭”议题的软性讨论。近年来“原生家庭”已成为热门话题，但严肃讨论容易引发焦虑。这本书则用幽默消解沉重，提供了一种更轻松的人口。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探究集体记忆的社会学意义。通过集体调侃，完成对这段历史的仪式性告别：“我们记得，但我们不再恐惧。”同时也是代际和解需求：年轻人开始理解父母当年的局限。总而言之，用幽默对抗遗忘，用自嘲消解创伤，在笑声中完成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与和解，应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聊斋闲品

灵感之墨

✎ 裴洋

每当自己情绪失落沮丧时，会在晚自习的课间，坐在刚刚完工的花池边上，闭上眼睛呼吸着青涩湿润又微甜的青草味，那一刻我无比放松又充满力量。直到上大学，我一直把高中的日记本带在身上。大学的图书馆是单独新建的一座图书楼，里面图书分类详细，资源丰富，独自游走在书架间，找一本喜欢的书，坐在借阅室靠窗的位置，一看就是大半天。遇上周末的好天气，我便戴着耳机去天鹅湖边散步，累了就坐在长椅上看书打盹儿，心情懒散而愉悦。似乎看到了以后的生活，我会有间小书房和一个大沙发，在阳光慵懒的午后，坐在书房里泡上一壶茶，边品茶边看书。抑或是在大雨滂沱的夜晚，裹上毛毯，抱着电脑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一边倾听着雨打窗棂的声音，一边放飞心绪静心写作。

孝正任着村支部书记。

董仁孝年轻时在生产队看青时，曾经在玉米地里抓住了偷玉米的姬万菊，由于年轻失去理智被姬万菊抓了把柄，并以此为要挟要让董家明媒正娶，可是姬万菊等来的却是入赘的胡德渠。这被姬万菊和董仁孝隐藏的秘密使姬氏与董氏家族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家族观念体现在对家族连续性和认祖归宗的重视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社会生活秩序建构和调节的核心，同时也是宗法社会政治结构中社会组织系统形成的基础。在《土厚井深》里，家族是乡土文化的根，以胡氏（姬氏）家族为纲领，以窦氏家族、董氏家族、周氏家族、姜氏家族、刘氏家族为网丝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家族的价值观和规范通过一代又一代血缘与文化遗产，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想。

而这种家族观念，在《土厚井深》又被赋予具体的人物身上。胡德水是胡氏家族观念的化身，他的家族理念在他在仲舒岗为把一口井命名为胡家井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董仁孝这里，则可以从他对董家坟的态度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土厚井深》通过家族文化为我们塑造了像胡德水、董仁孝这样的文学人物，而小说对姬万菊、姬邦美、王金凤等几个女性人物的塑造，笔力尤显深厚。

胡德渠入赘姬家，几个孩子都随了姬姓，这是胡家拿不上台面的隐痛，而姬万菊的强势更使她的性格鲜明，尤其在她处理和董仁孝和董氏家族的关系上更为突出，特别是处理女婿刘长鸣的后事上与董仁孝的几个回合，使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姬万菊虽然大大咧咧但不失有心

人与自然

故乡的柴草垛

✎ 王灿

初冬晴天，回了一趟农村老家，趁空去农田转了转。此时农作物已收获完毕，只见地头、沟边秸秆和枯草杂乱狼藉，我怅然若失。殊不知，往昔柴草和粮食一样珍贵，是庄户人家的香饽饽。

堆放柴草的活计，俗称垛垛，有麦秸垛、苞谷秆垛、红薯秧垛、杂草垛等。平时的场院里，是形不成“垛”的。记得割罢麦，打完场，才开始垛垛。垛麦秸垛，一般干农活的人都会垛，但真正垛好不容易，颇有技术含量。

清理打麦场，把抖净麦粒的麦秸归拢到场角暂存。选择场边较高处扎好方形（或圆形）垛基，老把式站在垛中心把挑上来的麦秸，用桑杈抖撒均匀，称为打垛。棒杈把把叠成铺的麦秸接连不断地往垛上扔，打垛的挥舞着桑杈或接或揽，或拨或拍，或砸或踩，把垛垛得棱角分明。掌垛人四面巡查、观看、提醒，若发现某个角耷拉，便大声吆喝，让多上一些麦秸，把那个角垫起来夯实落。一次次挑送，一次次甩起，垛逐渐增高。垛两头易受风雨侵袭，必须盘得周正牢固。垛至一定高度快结垛时，分别从两端收束成四面斜坡、中间呈屋脊状。若是圆垛，垛顶需隆成磨菇状。否则，一旦雨水渗入，非霉即烂。用竹竿子刷去垛壁浮秸和不整齐的地方，往房脊形的顶部覆盖上厚厚的麦糠，末了搪一层“梭子泥”封顶，小丘似的金黄色麦秸垛就算堆砌成了。

秋天的柴草垛是一年中中最丰满的时候。垛大秋作物的秸秆，与垛麦秸大同小异。扎垛底时，需把秸秆梢的一头朝里，垛的大小依据秸秆多少而定。封垛时，码成的尖脊上覆盖塑料薄膜，以防漏垛。垛好后，抄起铁锨把周遭支棱出来的秸秆拍齐整。不几日，宛若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的一座座高低不一的草垛，与茅屋、树林、池塘融为一体，偎依着淡淡草香湿润的静谧村庄。“缺柴就是缺财”“不看家中宝，只看门前草”。颇为逗趣的是，在那饕餮不绝的年月，柴草垛的多寡，还是庄户人勤劳能干、家境殷实的象征。就连姑娘找对象，柴草垛亦是衡量的标准之一。

俗话说，不怕锅无米，就怕灶无柴。有草垛陪伴，农家才能安稳地过日子。麦秸容易点燃，

计，虽然强势但她心地善良，这在她处理胡德水和侄儿胡荣河的婚事上得以体现。

胡德渠的女儿姬邦美，村里董仁孝的大儿子董智顺，姜木匠的儿子姜小胆都对她有意，但最后却嫁给了邻村刘伶岗村支书刘长太的儿子刘长鸣，后来因两个村的矛盾在一场乡村电影中发生械斗时死于非命；成了寡妇的姬邦美回到娘家后，面对董智顺与姜小胆的情感追逐，她选择了董智顺，但董智顺得手后却跟一个县长的千金好上了，姬邦美在绝望之中投井自杀，但被姜小胆救下来，终成眷属。在姬邦美这里，人性的丑恶与美好得以最大限度的施展。

王金凤是姬万路媳妇，生育一男一女。姬万路在山西窦家窑因煤矿事故去世后，在情感上和王金凤发生关联的一个是胡德渠的大儿子姬邦本，另一个是姬邦本的堂兄弟，也就是胡德润的二儿子胡荣河，虽然王金凤最后和胡德渠的大儿子姬邦本成了一家，但这两个人在辈分上都喊她婶子，他们的关系完全突破了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家族伦理关系，这对旧有的家族伦理体系构成了挑战，同时也应对了社会的变迁。

胡荣泉不但慨叹起井的遭遇来。当年，庙坡井毁了，胡家井淘出来了。如今，庙坡井重新焕发了生机，而胡家井却被填平了，虽然，他亲自撰写的碑文还在，而胡家井却成为历史。不久的将来，庙坡井也会成为历史的。但不管是庙坡井的新生，还是胡家井的消亡，这都是大势使然，不可逆转。

《土厚井深》里家族观念形成的历史极其深远，仲舒岗的姬姓源自西周，仲舒岗因董仲舒而得名。山西的窦家堡坐落在沁河边上，沁河是黄河的支流，连接仲舒岗和窦家窑的不光是姬氏家族、董氏家族、胡氏家族，而首先是天下黄河。这是一个像天际一样辽阔的隐喻。

人与自然

故乡的柴草垛

✎ 王灿

是引火之物。遇到连阴雨天，家里的苞谷秆、芝麻秆等柴火如遇雨淋，不好燃烧，这时的应急柴火就是麦秸。找一捆，修烧三五天。有麦秸垛作后盾，即便下个十天半月雨也不用发愁。柔软蓬松的麦秸还可填枕头、当床垫、铺鸡窝……在庄稼人眼里，柴草垛就像一座让清贫日子充满烟火味儿的金山。

“人对脾气客对货，老牛对着麦秸垛”。一头牛赶得上几个强壮劳力，是农业生产的顶梁柱。冬天没有鲜嫩多汁的青草，铡碎的麦秸就成了牛的主粮。身板硬朗的父亲是生产队一流的牛把式，晨起五更晚打黄鼬，用麦秸把黄牛饲养得肥体壮，肌肉囊囊。吃糠咽菜的猪浑身脏兮兮的，隔一段时间，得往猪圈里撒一些麦秸，不但猪暖和了，沤烂的麦秸还是农家肥。粉碎的红薯秧是猪饲料，花生秧是羊的“营养餐”，青贮的苞谷秆是草食牲畜的“越冬粮”。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影也没有戏。那年头多数时候是小伙伴们自己找乐子：藏老猫儿、翻车轱辘、挤囊包、抵牾牛阵、砸鸡……难度较高的游戏是靠着草垛“打倒立”。俩手猛撑地，双脚蹬地向上高举，腿伸直，背对着草垛。然后，头倒立，身像弯弓，双掌撑地慢慢向前爬行。结束时，两足贴着草垛徐徐下落着地，倒立打得好的赢得一片喝彩声。

一群飞落麦秸垛上的麻雀，一边觅食遗落的麦粒儿，一边叽叽喳喳地欢唱。三三两两的公鸡围绕草垛转悠着东刨西扒，间或有“不着调”的母鸡掏窝下蛋，猫狗慵懒地趴在垛边晒太阳。大雪袭来，野兔、刺猬也会钻入柴草洞取暖……

“记得年少骑竹马，转身已是白头翁”。随着时代的发展，“十月十五阴，柴草贵如金”“柴草垛高，日子不焦”“秋垛一寸草，冬暖一锅灶”等农谚描述的境况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牲畜粮仓”——柴草垛渐渐从视野中淡去，与之依偎的柴火锅台，也被沼气池、电磁炉、燃气灶顶替，“铁牛”取代了黄牛，庄稼秸秆被联合收割机粉碎，又回到了大地的怀抱。

都戛然而止。我像失魂落魄的幽灵一般，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却再也没能叫醒他，任凭我怎样放声大哭或是悄声呢喃，他都没有睁开紧闭的眼睛。送走父亲后，我完成了最后一篇手账，合上了那本厚厚的手账本，一并合上的还有自己成长岁月里与父亲的亲情过往。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要翻开本子去写点什么的想法了。

今年9月，在朋友圈无意间看到一首写给家庭宠物犬的诗歌《铺满落花的小巷》，陪伴主人走过12年风雨的拉布拉多大“朵拉”，在8月23日夜晚独自去了汪星。主人为纪念与“朵拉”相伴的美好时光，简短的十几行小诗却触动着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我再次被文字所蕴含的深情震撼感动着，真切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和价值。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灵感之墨”的香水瓶盖，微闭双眼凑近瓶口，我闻到了思想的锋芒，便有一种挥墨、铺纸、翻页、定稿的写作欲望，举手投足间带着笔锋般的利落与沉淀的力量。太阳穿过繁茂的树叶射出金色的光线，一只麻雀落在结着红海棠果的树枝上，墙根下那一排竹子倾斜的枝条掩映在镂空雕刻的窗框旁，远处传来割草机清脆的轰鸣声，一阵风带来了新鲜湿润的青草味，我刚写好的手稿上放着一束鸢尾花。